

中国深圳大沙河生态长廊

2023年7月

概览

地理位置
中国深圳市南山区

项目类型
生态恢复

占地面积
93.3 公顷

场地全长
13.7 公里

开发商
华润置地

总体规划设计
AECOM

景观设计
AECOM

环境规划师
AECOM

建筑
AECOM

大沙河生态长廊

项目提要

深圳市位于中国南部，毗邻香港。大沙河发源于深圳北部山区的羊台山，向西南方向奔流18.8公里，贯穿深圳市南山区到深圳湾入海。这条河虽然不长，却代表了一条重要的绿色轴线，连通了沿海日益富足的南山区与城市北部多山的区域。

历史上，大沙河曾是连接当地渔业与农业社区的纽带。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开始工业化后，河流的状况迅速恶化。大量污水和污染物被注入其中，加上上游修建了两座水坝，导致水

流量减少；有关部门不当的防洪措施，将原本蜿蜒的河岸硬化、拉直。于是，先前生机勃勃的水道很快就与当地社区脱节了。

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快速的城市化，大量新居民涌入，让南山区从一个农业社区变成了人口密集社区，目前人口达到了约140万。对于现在这个人口密集社区来说，被污染的河流不仅碍眼，而且也意味着错失机会。因此，政府启动了一个重大重振项目。

大沙河城市公园由此而来，从海边到河的上游，绵延13.7公

里，项目涉及的投资相对不高，但许多层面都被证明是成功的：

- 将原有的片片天然绿色空间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从大海到大沙河上游的不间断的线性公园，恢复了河流流域原本的生态功能。
- 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和幸福感，将社区与绿色、蓝色的开放空间重新联结，带来了可观的社会效益。
- 提高了当地的土地价值，吸引大量的新企业和居民涌入邻近的社区，为当地政府创造了大量的税收收入。



大沙河方向

水资源管理

大沙河的改造规划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并在2013年正式启动，初步目标是解决多年来因污水和雨水排放导致的河水水质恶化的问题。当时，按照中国的五类水质分类系统，大沙河中下游的水质被评估为劣V类（最差的一），使其“基本上无使用功能”，包括无法用于农业。上游的情况相对较好，但溶解氧水平也不足以让动物或植物健康存活。

最初改善水质的工作主要涉及水处理和排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混凝土管道置于河岸下，用以拦截污水和泄洪。然后，将这些管道连接到两个污水处理厂，即南山水质净化厂和西丽水质净化厂。



污水溢入大沙河

这两家水质净化厂每天的处理量加起来只有10万立方米，处理能力太小，无力应对大雨时当地汇水的径流。然而，由于大沙河有一些不同于一般河流的特性，从而促进了项目的成功——从源头到入海口的距离很短，流量相对较小，而且整个河道仅流经一个行政区域（从而减少了行政程序的障

碍）——这意味着清理工作可能会行之有效，在经济上也是负担得起的。

经过水文生态建设，河流水质被改善到IV类甚至更好（预计还会进一步改善），在这个水平上，生态修复也成为可能。



该公园每天吸引 40,000 名游客

多专业路径

随着工程和基础设施部分的完工，大家将注意力转向项目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恢复河流生态，同时创造一个宝贵的休闲娱乐场所，为周围社区带来福利。

从2017年开始，设计师们先是将原本就有的、散布在河边的绿色空间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几乎沿着整个河道呈线性走向的生态走廊。这涉及到多层次的设计，包括多种路径、本地植被、主题景点、现代景观和公共娱乐设施。规划师将这些空间整合到一个长

廊中，大沙河沿岸的绿地面积从80公顷增加到93.3公顷，沿着13.7公里的长廊从入海口延伸到河流上游。

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大挑战，就是近些年为解决污染和洪水问题而进行的工程建设，让大沙河失去了蜿蜒的岸线。笔直而狭窄的混凝土边缘是次河岸排水管的副产品，它们也许能高

效地将水输送到海洋，但也让河流自然生态系统恢复更加困难。虽然可以应用各种景观元素对它们做一定程度上的掩藏，但它们也限制了规划师在场地整体开发时的选择。

尽管存在整合问题，但接下来的景观设计和生态修复工作采用多专业协作的路径，效果令人瞩目：恢复了本地植物和野生生物之间



河滨地区设有若干人行道。



下游的划船俱乐部。



大沙河穿越众多社区和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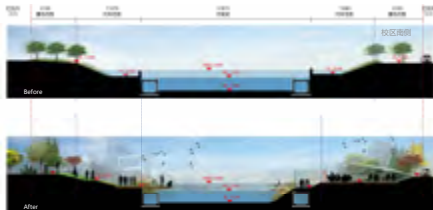
社会影响

除了减少污染和修复环境，河流更生还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中国城市的环境密度日渐增高，意味着生活空间不断收缩。因此，在主要城市中心，以具有成本效益的价格创建这种便利设施，从社区的积极心理影响角度看，也创造了重要价值。

人行步道和自行车道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同时让河流回归自然（见下图），包括在上游和下游地区设置各种栖息地，在周围密集的城市设施中形成了天然绿洲。目前，公园每天吸引约40,000人前去游玩，更凸显出项目的成功。

在公园的很多地方建造了许多永久设施，从靠近入海口的游客服务中心（在大沙河公园中），到偏上游的九祥岭湿地公园的自然教室。沿河还设置了11个厕所/淋浴区，每隔500-800米就有一个，市民在上班途中运动后可以在此淋浴；新建了5座桥（还会建更多座），让行人能轻松到达对岸；各种树屋、书吧、茶室、活动空间、瞭台、凉亭、瞭望塔和封闭式天桥，让人们能进行各

的良好平衡，也满足了周边城市环境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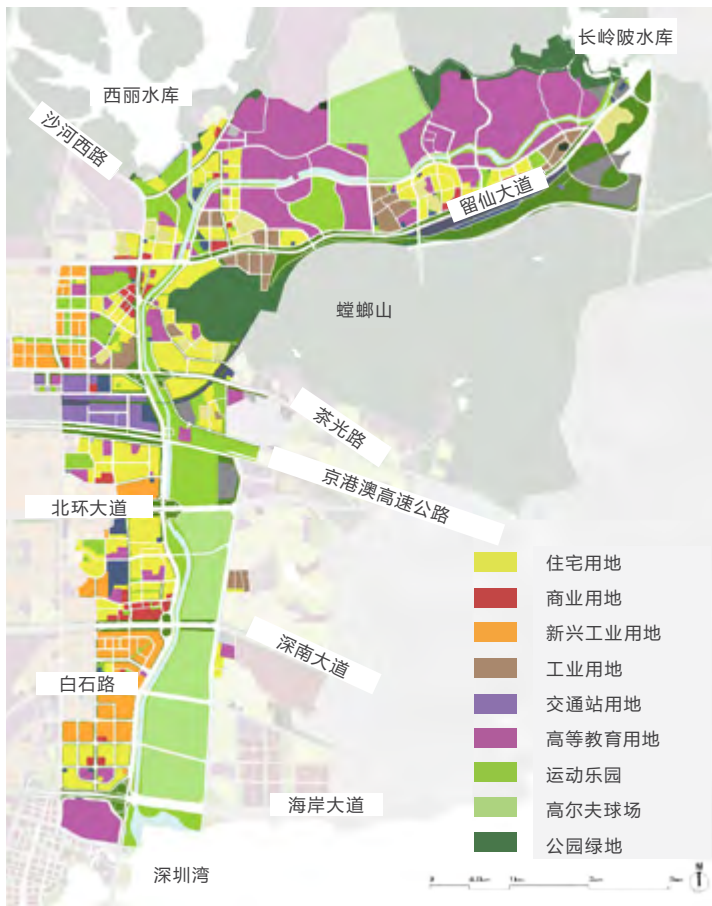
排水涵洞留下坚硬的河边

如今，由该项目诞生的河道公园将南部的海湾生态系统和北部的森林区域连接起来。违章建筑和桥梁被拆除，闲置土地被重新利用，根据每块河岸的长度布置了人行步道和自行车道。在这个过程中，先前零散的绿色空间变成了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链条，其中包括生态区、休闲公园、住宅区、自然保护区，以

及（下游）与一系列高尔夫球场连为一体的景观河岸区。这条走廊都种植了各种草坪、耐洪草，还有大大小小的湿地区域。



书吧和其他娱乐设施战略性地分布在河边。



大沙河沿岸土地利用

种休闲活动。最后，河流下游的一个划船俱乐部，提供更正式的运动选择。

休闲设施的建设也在完善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深圳市政府规划在2022年完成约600公里绿道建设，贯穿深圳及周围河流的入海口（特别是通过深圳湾入海的），而大沙河是这个规划的一部分。此外，大沙河的人行步道还将通过长岭陂、西丽水库和羊台山森林公园与广东省立绿道连接起来，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河流连续体

就生态长廊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而言，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如何将沿河各个部分的居民区联结起来，让他们能方便地进入其他特色和设施迥异的区域。

这一点很重要，不仅是出于现实原因，还因为长廊将先前孤立的南山北部地区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南部地区连接起来，改变了这个区的特点和规模——现在，骑自行车从大沙河上游地区到海边只要20分钟。比如，它让下游拥挤的社区的居民可以轻松前往相对偏远、自然风光秀丽的上游地区（反之亦然）。此外，它还还为从前不合潮流的社区的住宅注入新的发展潜力——特

别是位于中游的西丽区块，也被规划为高铁枢纽，成为更理想的居住目的地。

这种观点在规划者实施“河流连续体”的决定中也有所反映。由于河流流经区域在自然环境和临近土地的使用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设计师们将其进行了细分，各个激活，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和临近社区的不同需求，因地制宜做填充，通过相应类型的设施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

- 在东/西流向的上游部分，大学城片区汇集了诸多高等教育机构，其景观与教育背景相适应，着重营造特有的文化氛围，将原有的校园环境进一步延伸。具体景观包括一个阅读花园、几个社交空间和五座跨河桥，未来还规划建设一个户外剧院。
- 再往下游，河流转弯向南，流经一个山林地带，以及一个郊野公园（即塘朗山公园）的入口。这一段的设计主题是聚焦自然特征，让生态系统回归自然，以及去除入侵植物。
- 到入海口的最后几公里则是滨海区，这里更多地迎合了城市化的环境，科技创新中心附近充满活力。与聚焦人行步道的上游绿色空间不同，这里的景观设计采用了更现代的硬景观路径，以满足更多人对社交和锻炼的需求。鉴于附近居民的数量较多，这个区域的建设量也最大。



河岸区域就像海绵一样吸收雨水径流。

海绵城市

除了水质问题，大沙河集水区还存在一个问题——区域内从前的农业用地大部分被硬化了，整个深圳的河流集水区都存在这个问题。如今地面无法有效吸收雨水，而该地区常有高强度暴雨，导致洪水量增加，并连同相关的污染物一起被冲入河道。这些污染物含有富营养物质，导致深圳湾和珠江三角洲有毒藻类大量滋生。

为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修建可暂存雨水至降水消退的设施，从而防范洪水，减轻当地排水和水处理系统的压力。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有多种不同的名称，如水敏性城市设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排水系统、低冲击开发，在中国被叫做海绵城市建设。

虽然海绵城市在中国相对来说是一个新兴概念，但人们“吸收”这一概念的速度很快。至少在一定程度而言是这样的，由于无节制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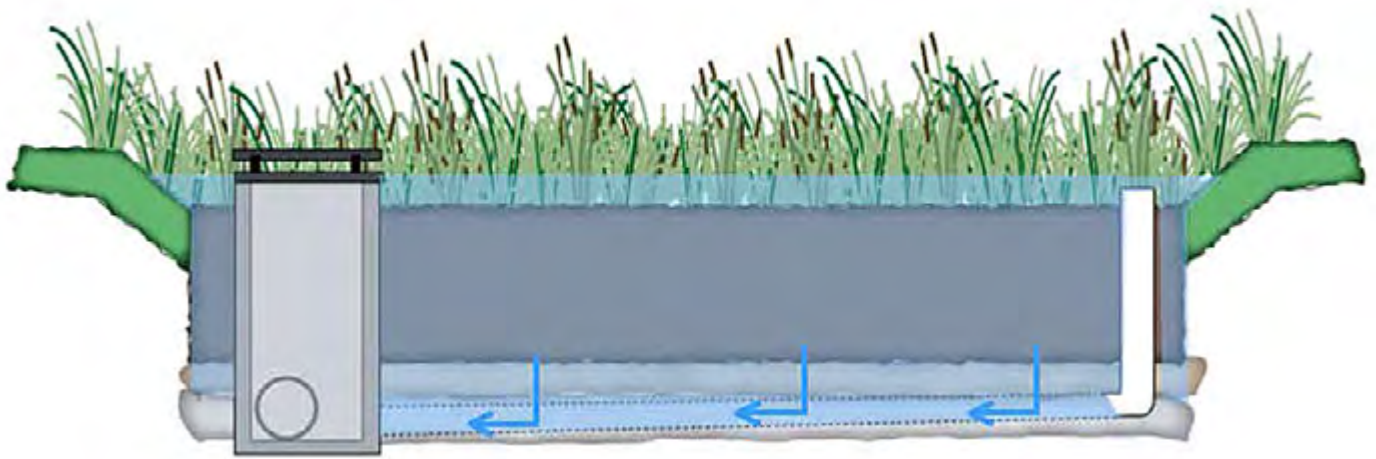
造成诸多风险，包括城市山洪造成大范围的破坏和死亡，因而人们对此的认识不断提高。

深圳在2016年被列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此后建设了诸多保水设施，包括口袋公园、绿色屋顶、透水路面和街区雨水花园，来加强对地表径流排放的管理。今天，深圳无疑是中国在这一领域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根据政府数据，截至2020年，深圳建成区24%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要求；而雄心勃勃的2030目标已出台，要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

大沙河生态长廊在建筑材料（如透水路面）、植物选择、景观设计等方面也应用了海绵城市的概念。此外，项目还沿着河流中段建了人工栖息地岛。它们应用加固的混凝土基础，缓冲洪水影响的同时，为水生植物和水鸟提供了栖息地。设计师还沿着河道种植了风格相近的物种（包括风车草、芦苇和金印草等湿地植物），还建造了一些雨水花园和斜坡，使雨水形成薄层水流，成为景观和公园设施的一部分。



大沙河上游



人工湿地中的植被旨在吸收洪水。

上游开发了两个“人造湿地”，原则上可以吸收洪水；但在可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仅设计用作污染沉积物和化学品的过滤器。

水资源短缺

规划者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大沙河沿岸的供水问题堪称一把双刃剑——除了洪水，大沙河还面临缺水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该地区降水量的季节性变化很大。其次，20世纪90年代上游建造了两座水坝，“上游取水”导致河道宽度缩减一半，仅有15米，同时也让河道变浅，导致船只无法通航。上游流量减少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下游雨水径流中的污染物更加集中。

最后，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水路一样，防洪优先，导致地方政府将河岸拉直、硬化，从而让水更容易流向海洋。本研究采访的一位消息人士认为，“从工程的角度来看，这个系统是可行的；但谈到生态景观就很糟糕了，因为水道被设计成笔直的，还有铺设了混凝土，每年除了有几天是水满的，其他时间就是一条满是污水的细流。”

为处理这个问题，项目采取了以下措施：

- 在大沙河边设计了一座污水处理厂（即西丽水质净化厂），将净化后的水直接注入大沙河来提高水流量。虽然不能做到完全干净，但经过处理的水改善了河流的视觉外观，并且足以用于很多用途，包括上面提到的生态修复。深圳其他缺水的河流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增加供水量。

- 建造人工湿地，（同样如上所述）其设计不仅是通过吸收雨水来防洪，也是通过逐渐向水道释放存留的水来缓解缺水状况。截至目前，沿河建造的人工湿地已达8.8公顷，每天能够为河水补充的水量高达30,000-45,000立方米。此外，水库水位足够的情况下，上游的两个水坝也能按需放水。
- 将毗邻的唐朗山公园的自然径流引入大沙河，补充中下游段的供水。



生物学家研究河流生态系统。



河流的浅水区已建成，为涉水鸟类建造狩猎平台。

再野化

项目规划者还喜欢另一个重要的设计理念，即致力于“再野化”——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地恢复大沙河流域原有的植物和野生动物生态系统。这一路径不仅

是基于重建河流原始生态的渴望，也是为了创建一种优于传统景观公园的、更适合增进民生幸福的整体环境。

因此，长廊上遍布各种本土植物物种，而不是中国大多数公园里那种

整齐划一的植物。之前再野化在中国并不是常见的策略，直到最近在大沙河系统的成功，才让它在深圳其他开放空间项目中得到应用。

然而，实施再野化是颇具挑战的。工期紧张是一方面；此外，大部分地方河道狭窄，水质和水量情况差，附近人口和社区密集，这些都限制了设计者想吸引的野生动物的类型。因此，必须在创造公共娱乐设施的需求，和野生动物对于大量人类接近的承受度这两方面取得平衡。

最后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是尽可能采取低技术、低影响的修复措施——这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以多专业路径来处理综合规划不仅更有效，而且也是低成本和可复制的。

生态和景观工作的具体方面包括



河岸上的野草吸收径流。

- 去除非本地植物物种，防止它们取代本地物种。此外，还要致力于保留成熟的树木和植物，围绕尚存活的原有植被布置路径，并在这一基础上修建了一个通往树冠的空中通道。在这两个案例中，基本的前提是在尊重原生境的基础上让地块得到修复。虽然要付出相关的维护费用以确保非本地物种不再回来，但这种低干涉的整治方法的成本效益也是经过验证的。
- 在河道上段坡度变化的地方，保留长期淤积形成的原始沙洲基。这种沙坑可让下游的沉积物有所减少，通过每年的清理，可以持续改善水质，维护生态栖息地。不过尽管这样，河中的沉积物仍然是一个问题。
- 因地制宜改变中游和上游的地表水区以吸引野生动物。项目打造了水流较慢的深水潭，有助于水生动物避开捕食者；在一些水流较慢的地段插上了木杆，为翠鸟提供觅食的地方。项目还巧妙设置了各种大小的石头渠道，在河道中创造出急流，形成流速更快的区块。这不仅能给水通气，也给涉水鸟类提供了觅食平台。
- 提升生态走廊，促使野生动物迁徙到大沙河流域。幸运的是，几个大面积的自然绿地，包括塘朗山公园、西丽水库和长岭陂水库，已经与大沙河邻接。由于这些区域之间连通性的加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动物迁入，大沙河也因此获益。
- 合并抗洪功能，包括前面介绍过的人工湿地和较小的类似空间。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保留和过滤径流，除了植物选择，还在景观布局中得到了实施。例如，让河岸逐渐向水面倾斜，在上面种植野草（包括狼尾草）和其他耐洪品种，以拦截和吸收径流——这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设计方法。
- 安装小装置，如巢箱和昆虫酒店，帮城市化地区常见的本地动物和昆虫物种存活下来。
- 激活桥梁下的灰色空间，比如在檐下和侧面放置蝙蝠屋和雨燕巢箱。



蝙蝠屋



战略性地修建了新桥梁, 以方便通行。

可及性和连接性

创造一个从大海到河流上游的连续通道, 是项目的主要设计目标之一。然而, 这个目标实际是有问题的, 因为河流流域是北/南走向, 而城市及其主要交通基础设施是东/西轴线, 二者有冲突。因此, 河流被多处合法和违章的桥梁切断, 沿河两岸的方便通道也被打断。此外, 多年来形成了许多障碍物, 如违章建筑和市场, 让问题更加复杂。因此, 沿着河道两岸建造连续

的人行步道和自行车道是项目的最大挑战之一

即便如此, 两岸已有的大量绿色开放空间加速了这一进程。设计师们可以利用几座城市公园、两个上游水库、一个大学城和一个郊野公园等元素, 来整合或促进河流走廊的发展。在下游, 有几个高尔夫球场沿东岸而建, 提供了重要的临河面, 也都被临时征用。在长期计划中, 这些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将被城市收回, 政府也制定了规划, 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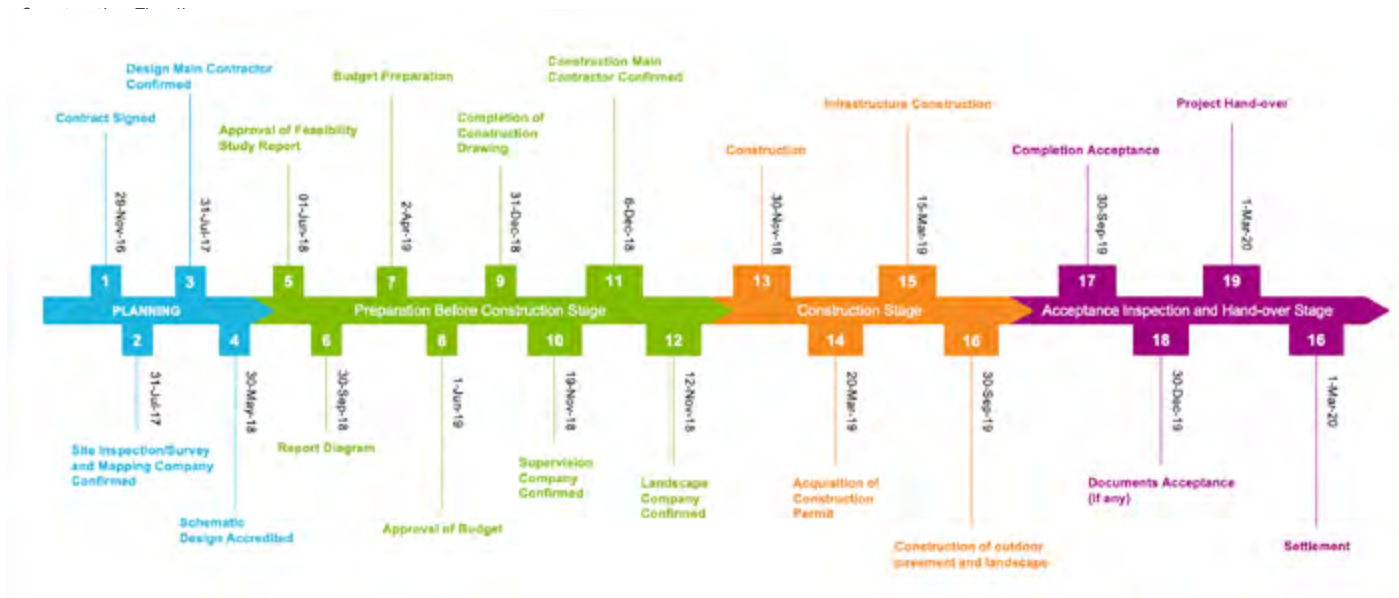
重新开发时, 会将其中部分土地划入生态长廊。

还有一个重要的可及性问题是现实原因导致的: 多年的河流污染和忽视, 让社区和水道脱节。尽管生态长廊有31个入口, 从周围社区进入长廊的人数并不理想。直到最近, 政府几乎没有制定任何激励措施以便优先考虑周围社区的物理连接, 而是聚焦于地铁和公交车站的行人通道。特别突出的问题是, 从附近的商业和住宅区直接通往河边的行人通道, 被一条与河西岸平行的多车道快速路挡住了。

河流修复计划让大家更加关注如何解决这些连接问题, 也成了地方政府为原有的街区流通和连接问题找到解决方案的催化剂。

尽管现在河流与行人的连接状况已有改善, 但再现历史水平的连接并非小事。当地政府正在计划进一步改善河西岸的人行道系统, 例如, 取消地面上的过街通道, 代之以新的人行天桥 (特别是在快速路上方) 与公园连通。

该地区由来已久的道路交通循环问题也正在解决中。长期看, 当地政府已表示有兴趣将快速路移至地下, 然后将地上空间转换为一个方便行人的慢行系统。同时, 在公园内也需要修建更多的桥——虽然目前长廊中已有25个跨河连接点, 但其中有19个是在上游部分。



施工时间线

虽然大部分河流相关的工程和基础设施部分在景观设计和修复工作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但生态走廊的建设仍然是在非常紧凑的时间框架内进行的，从2017年的设计阶段到项目投入使用，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最开始，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下游的2公里。这一段的设计方案一经完成即开始施工，剩余约12公里的上游部分也开工了。华润置地选定了五个不同的施工队来实施该计划，所有施工队同时工作。由于最初的调查数据不够准确，需要临时更改设计，设计和施工团队的压力非常大。但是，最终在2020年5月前，大部分的建设工作都已完成。

该项目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建设速度通常会更快一些，部分原因是企业文化的要求，另外是中国的河流修复项目的监管框架往往不像西方国家那么错综复杂；在西

方国家，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社区协商过程已经是常态了。

除此之外，大沙河项目独有的情况也是一个因素。首先，当地政府设定了严格的期限，他们希望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之前完工。其次，沿河两岸建成一个连续的公园所需的所有土地都已归政府所有，没有永久居留者，因此不需要进行冗长的诉讼以获取空地。此外，在生态走廊工程开始之前，大部分水利工程已经完成，这也有助于加快建设进程。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之所以能够加快进度，是因为项目管理方是当地的开发商（国有企业华润置地），它还作为主要协调方，与市政府各部门打交道。华润置地不仅能在人力方面比当地政府调动更多资源（从而加快了设计和施工相关的进度），而且熟悉政府相关程序，且与政府内部有联系，与私营的运营者相比，能更高效地应对挑战。

如今在中国，选定国有实体为项目管理方以及与地方政府的中间人，被视为接洽大型公共 / 私营环境修复项目的有效方法。



大沙河靠近深圳湾

融资

大沙河生态长廊的建设由南山区政府出资，耗资约15亿元人民币（约合2.35亿美元）。相比看，最初建造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费用为46亿元人民币。虽然这是一项重大的投资，但与中国大城市其他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造价相比，它并不算高。

从整个地区价值提升的角度来看，该项目的成本更是不高。从社会角度来看，其价值可能难以量化（尽管其价值仍然是实实在在的）。但即便从较窄的财务角度来看，投入的金额往往能够带来巨大的回报。

在这一案例中，南山区政府计算出，修复工作可以直接货币化：它会吸引新的技术型企业入驻附近的国家级创新基地——大沙河创新走廊。在这个过程中，项目会让土地价值得以提升，让商业活动更活跃，并提高相关税收收入。虽然缺乏官方统计数据，但现在的回报可能已经超过了基本投资。此外，由于其声誉和公众形象的提升，深圳市在无形中也获益。

在中国，河流修复项目还有一种融资方式，是地方政府（通常都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与当地国有企业合作。在这个案例中，华润置地（CRL）作为中间人奔走于私营承包商和政府乃至规划设计方之间，使与项目相关的地方政府和行政程序的处理更加顺畅，并推进了设计和开发工作。在这个案例中，多个分包商同时进行项目不同部分的工作，如果没有华润置地作为中间人和推进者，可能无法达到被高度压缩的时间要求。

因此，这种模式带来了更高的运营效率。如今，这一路径的一个

变体也越来越常见，即政府指定合格的国有开发商自行执行所有的工作，并以土地出让的形式进行实物支付，作为报酬的土地可以是项目所在地块，也可以是其他地方的土地。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这样的安排往往比完全由国家主导项目效果更佳。正如大沙河项目的一位参与者因本研究而接受采访时所讲的：“有时候问题是，在中国，无论你的设计有多好，施工质量却不一定好，致使最终结果并不总能符合预期。但是，大沙河项目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好项目，原因之一是质量控制——华润置地在中国做了很多高端开发项目，他们将类似的标准应用到了这个项目上。”

同时，项目成本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很可能是相对可承受的，因为城市改造所在的区域，通常有至少部分土地未被充分利用且价值相对较低。因此，他们能够以被低估的资产进行实物支付，否则只能维持原状；而一旦破败的地区得以重生，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近来，在中国其他地区，这种模式被普遍应用到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改造项目。

经验总结

- 多专业的路径是关键。将各个不同方面作为单一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来完成，修复工作才能更有效地进行；而不是（像通常那样）从一开始就将高优先级的工程事宜委以他人，而生态方面的工作放在事后才做考虑。
- 这类市中心更新的社会价值很难量化，但仍是非常真实的。此外，随着市中心人口密度不断增加，这种提升社会福利、

增加社会社区联系、提供市民空间的方式，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 补救工作可能非常昂贵，而规划周密、低影响的方法其成本不会太高。
- 更高的土地价值和新的、更富裕的居民和企业的涌入，为更新地区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一部分（或者可能是全部）支出。因此，前期成本只是更新工作未来价值的首付。
- 有种高效的策略，往往是由地方政府指定一个有经验的，可能是国有的地方开发商作为中间方，监理行政流程，并雇用承包商。例如，大沙河上游的几所大学不愿意向公众开放他们的水面时，华润置地能够与他们以及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洽谈，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替代方案（也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越来越有带动作用的）可以是雇用开发商来负责所有的工作，以附近地块开发权的形式做实物支付。
- 如果大沙河的水量大很多，该项目可能无法实现。然而，由于大沙河的水流量相对有限，这种修复策略是可行的：

- 将处理过的污水和洪水重新引入河中，同时还
- 致力于自然的（或“海绵城市”）过程，保留和过滤雨水径流，

这种策略的作用是缓解水道中的干旱和洪涝，同时还有助于保持水质的基线标准。

项目信息[插入]

项目开工时间

— 2017年 7月

项目竣工时间

— 2020年 5月

占地面积

— 93.3 公顷

生态公园全长

— 13.7 公里

人工湿地面积

— 8.8 公顷

人工湿地补水量

— 30,000 - 45,000 立方米 / 天

处理后废水最高排放量

— 100,000 立方米 / 天

日人流量

— 40,000 人 / 天

公园长廊入口数量

— 31

跨河桥数量

— 25 座

厕所 / 淋浴间数量

— 11 个

河流宽度

— 15 - 85 米

河岸走廊宽度

— 70 - 200 米

原有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成本

— 约46 亿元人民币

景观设计 / 修复工作成

— 约15 亿元人民币

有关城市土地学会

城市土地学会是一个会员制全球性组织，由45,000多名房地产和城市开发专业人士组成，致力于推动学会的宗旨：为全球社区塑造与时俱进的建设环境。

城市土地学会成员均为来自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代表，包括开发商、业主、投资者、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公共部门官员、房地产经纪、评估人、律师、工程师、金融家和专业学者等。学会成立于1936年，在美洲、欧洲和亚太区均设有分支机构，会员遍及80个国家和地区。

城市土地学会在土地使用决策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基于其会员所分享的有关各种影响建筑环境因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城市化、人口统计和人口变化、新经济驱动因素、技术进步和环境问题。

会员们在每年举办的数千次会议上分享知识，籍此实现同行间的相互学习，加强城市土地学会作为全球土地使用和房地产权威的地位。学会仅在2021年就在全球举办了2,700多项活动，包括线上及线下活动。

学会利用其成员的工作，确认并分享城市设计和开发的最佳实践，造福全球社区。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uli.org。或者在 [Facebook](#)，[LinkedIn](#)，[Instagram](#)，上关注城市土地学会。

项目人员

May Chow

高级副总裁，
城市土地学会亚太区

Colin Galloway

主要作者，
城市土地学会 顾问

James A. Mulligan

高级编辑，
城市土地学会

Laura Glassman

手稿编辑，
Publications Professionals LLC

Diwa Law

高级助理，
城市土地学会亚太区

Olivia Luo

助理，
城市土地学会中国大陆

Lawreane Jamie de los Santos

设计师

城市土地学会亚太区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怡和大厦3418室

电话: +852 2886 1620

电子邮件: asiapacific@uli.org

asia.uli.org

© 2023 城市土地学会版权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许可，禁止复制或使本出版物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